

“西湖小说”的浪漫情调研究*

感恩仙**

<目 次>

1. 绪论
2. 以景托情的浪漫情境
3. 情性交融的浪漫文人
4. 缠绵悱恻的浪漫爱情
5. 结论

1. 绪论

首先提出“西湖小说”概念的，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这也可以说是他对宋代以来这类具有西湖地域特征的小说所做的一种概括。谈迁在《北游录·纪邨上》中提到，虞德园先生门人周清源，“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¹⁾ 在这里，谈迁虽然仅仅是对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做了一种特征上的界定，但此后“西湖小说”就成为中国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中一种特定风格的代表。近年来，“西湖小说”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中国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念，对于“西湖小说”的概念可以大致做出这样一个界定。那就是以杭州西湖及其周围环境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点，而且突出西湖及其周围环境景色描写的小说。它主要包括“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白话短篇小说中的部分作品，而且还涉及到《情史》等文言小说以及《麴头陀传》、《集咏楼》、《鸳鸯佩》等章回小说。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以西湖为其地理标志的杭州在宋代已经初具规

* 이 논문은 2009년도 숙명여자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아 제작되었음.

** 淑明女子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專攻 教授

1) 谈迁, 《北游录·纪邨上》.

模，到明代后期时达到鼎盛。在杭州这个具有特殊气质的城市中，具有地理标志价值的西湖正是其独特气质的根本来源。西湖对于杭州的价值，正如苏东坡所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²⁾西湖的山水不仅自然清新，一代文豪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所做的修葺与开浚工程，更是为西湖山水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当然，杭州的城市气质中所包含的，不仅有婀娜多姿的西湖之景，更有与之相互融合的西湖之情，这就是杭州自宋代以后形成的市民社会及其包含的那些超凡脱俗的文人士族。这些文人大多淡薄功名，喜好流连于山水之间。他们在小说创作中更是以景写情，把当地市民社会崇尚的爱恨情仇，完美地结合在这情浓意切的山水之间，从而造就出一批充满浪漫色彩的“西湖小说”。这就是《西湖二集·序》中所说的：“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³⁾这里提到的《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正是这批文人的代表。他们创作的“西湖小说”，更是“以鲜明浓厚的地域特色与浪漫色彩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⁴⁾近年来，学者对“西湖小说”已经多有研究。但从文学作品的气质和情调出发来研究“西湖小说”，则是本文研究的一种创新。

2. 以景托情的浪漫情境

从美学角度来说，西湖的自然风光之美可以说是一种秀美，因为西湖山水给人的感受并非是排山倒海的气势磅礴，而是一种淡雅妩媚的清新秀丽。自宋代以后，随着杭州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对于大量云集于此的文人清客来说，这种山水的清新秀丽自然特别能寄托他们的情思与性爱。故而在他们创作的大量“西湖小说”作品中，自然就带上了这种特有的浪漫色彩。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中，以情写景可以说是一种最常用的手法。对此，吴衡照曾经指出：“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衬，乃具深婉流美之致。”⁵⁾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景与情相结合所产生的，就是人们通常

2) 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p.12.

3) 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p.12.

4) 胡海义、田小兵，“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理论月刊》，2007年第8期

5)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

所说的情境。而其中所包含的，则是一种以情景为依托，而又具有无限生发性和延展性的审美空间。在“西湖小说”中，作者正是通过大量自然秀丽的景色描写，来开启故事中人物的情趣兴致，因而形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浪漫色彩和情调的情境。

作为一种具有浪漫情调的场景，“西湖小说”对西湖景色的描写，其作用首先是为了展开故事的情节。这些作品中最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就是《西湖二集》第十四卷《邢君瑞五载幽期》中那段杭州清明插柳的描写。这段景色描写的作用，主要是为邢君瑞与彩莲女子的最初相会勾画出一幅情意绵绵的美妙情境：

“杭州此日，家家上坟祭扫，南北两山，车马如云，酒樽食箩，山家村店，无处不是饮酒之人。有湖船酌的，雇觅湖船；没湖船酌的，藉地而坐，笙箫鼓乐，揭地宣天。苏堤一带，桃红柳绿，莺啼燕舞，花草争妍，无一处不是赏心乐事。还有那跑马走索、飞钱抛毬、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货郎贩卖希奇古怪时新玩弄之物，无所不有，香车宝马，妇人女子，挨挨挤挤，好生热闹。邢君瑞看了这般繁华景致，分外高兴。有柳耆卿词为证：折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褪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骝骑骀鞍，结队出郊坰。风暖繁弦翠管，万家齐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

另外，在《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中，也有一段为展开情节而极具浪漫色彩的情境描写。这段场景描写作为故事开始的契机，虽然不能说是情节展开的必要条件，但至少已经成为整个故事浪漫色彩的重要来源。作品中写道：“其时春间天气，景物可人，无以消遣。素闻山明水秀，乃告其父母，欲往观看。遂分付琴音童，肩挑酒瓮，出到涌金门外，游于南北两山，西湖之上，诸刹寺院，石屋之间，冷泉之亭，随行随观，崎岬峭峻，幽涧深林，悬崖绝壁，足迹殆得遍焉。正值三月之望，桃红夹岸，柳绿盈眸。游鱼跳掷于波间，宿鸟飞鸣于林际。景春酒至半酣，仰见日落西山，月生东海，唤舟至岸，命琴童挑酒尊食瓮，取路而归。还了舟银，迅步而行，至于漏水桥侧。琴童或先或后，跟着徐生。徐生忽然见一美人，袅婷先行，侍女随后。其女云鬓绿鬟，绰约多姿，体态妖娆，望之若神女。”很显然，在这种三月阳春的浓浓春意中，情随兴至而成就一番情爱故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除了作为情节展开的铺垫，“西湖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往往还包含着对于故事情节发展的某种隐喻性暗示。作者通常会通过情境的某些细微变化，来预示作品结局的某种特定宿命。例如，在《西湖佳话》第十一篇《断桥情迹》中，西湖景色的描写与故事的最终结局之间，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特定的联系。其中说到姑苏文人文世高，因为倾慕西湖景色佳丽，而专程前来杭州西湖游览。此日，文世高“信步闲行，偶然步至断桥左侧，见翠竹林中，屹立一门，门额上有一匾，曰：‘乔木人家’。世高缓步而入，觉绿槐修竹，清阴欲滴；池内莲花馥郁，分外可人。世高缘景致佳甚，盘桓良久。忽见池塘之上，台榭之东，绿阴中，小楼内，有一个娇娥，倾城国色，在那里遮遮掩掩地偷看。”在这里，作者对断桥人家景色的描写，已经暗含了作者的某种喻意。对于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悲欢离合来说，无论是“乔木人家”所在的断桥，还是其庭院内略带清阴气息的绿槐修竹，虽然是充满了浪漫情趣，但其中显然已经包含了某种隐喻的意味。实际上，这种场景从一开始就已经暗示了故事最终的悲剧结局。

此外，“西湖小说”的景色描写还具有渲染和强化故事中人物情感的作用。作者往往借助景色描写的夸张，来宣扬故事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感。例如，在《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拼生觅偶》中，作者正是极具夸张地描写了杭州钱塘江八月十八大潮那种波澜壮阔的场景，来渲染乐和与喜顺之间那种不顾生死的相互爱慕之情。故事中写道：

“却说乐和与喜顺娘正在相视凄惶之际，忽听得说潮来了。道犹未绝，耳边如山崩地泻之声，潮头有数丈之高，一涌而至。有诗为证：银山万叠耸兔兔，疏地非空势若飞。信是子胥灵未泯，至今犹自奋神威。那潮头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处，掀翻锦幕，冲倒席棚，众人发声喊，都退后走。顺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时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几步，脚儿打滑不住，溜的滚入波浪之中。可怜绣阁金闺女，翻做随波逐浪人。乐和乖觉，约莫潮来，便移身立于高阜去处，心中不舍得顺娘，看定席棚，高叫：‘避水！’忽见顺娘跌在江里去了。这惊非小，说时迟，那时快，就顺娘跌下去这一刻，乐和的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扑通的向水一跳，也随波而滚。他那里会水！只是为情所使，不顾性命。”

以上几种类型的景色描写例证表明，在“西湖小说”的大量作品中，作者特别注重

于通过描写故事发生的场景，来铺垫故事的情节发展，从而在场景与故事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通常来说，场景往往能集中体现出某种特定的地域色彩，并以其与众不同的气质来渲染故事的情节和内容。在“西湖小说”中，西湖景色之所以成为作者们热衷的场景，就是因为西湖景色中包含着那种能够反映故事人物性情的浓郁浪漫色彩。这些景色描写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或是以清明时节的外出郊游作为故事情节的开端，或是以桃红柳绿的明媚春光来展现各种浪漫的爱情与偶然的际遇，或是以景色内涵的特殊氛围来暗示故事的发展线索，或是以景色气势磅礴的描写来渲染主人公生死不舍的倾情爱慕。但从作品的整个结构来说，这些景色描写虽然主要还是用来展开情节，但场景作为某种客观的存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说形象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可避免的被赋予了主观属性。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西湖绚丽多彩的场景能动化为一种具有内在浪漫气质的意境，“使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或与整个形象世界的意义相吻合”。⁶⁾

3. 情性交融的浪漫文人

“西湖小说”中塑造的一大批情性交融并且富有浪漫气质的人物形象，是构成“西湖小说”浪漫情调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首先是一系列文人才子的浪漫形象，其中包括苏轼、白居易、骆宾王和杨维禛等一代文人雅士。这些文人形象虽然大都个性张扬，羁傲不驯，但同时才气横溢，情思高著。小说中重点表现的，主要是他们那种最具文人个性的言行举止和情感世界。这些人物的浪漫气质通常表现为风流潇洒，宁静淡泊。他们喜好奇情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而很少顾及那种所谓经时济世和治国平天下的虚浮功名。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遨游于西湖山水之间的闲情逸志，而少有那种匆忙于富贵利禄的浮躁低俗。其中“最重要的着意所在，则是表现一种文人恬淡适性的情致”。⁷⁾

6) 刘勇强，〈“城市的个性：晚明西湖小说及其源流——兼论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国学网，2000，
<http://www.guoxue.com/discord/1wty/csgx015.htm>.

7) 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在《西湖佳話》卷二《白堤政迹》中，作品中塑造的白居易形象，所注重的并不是其政績成就，而是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他在西湖上的“詩酒與風流之福”。當初，白居易被朝廷貶官杭州時，他不但“略無愠色”，反而感到極其慶幸。因說道：“況聞杭州有山有水，足娛我性情，有何不可？”在杭州為官期間，白居易除了處理日常公事外，最讓他感到欣慰的就是寄情於西湖美景之中，盡舒其浪漫豪氣。對此，小說中寫道：“他政事一完，也便到各名勝的所在遊賞題詩。若煙霞石屋、南北兩峰、冷泉亭、雷峰塔，以及城中虛白堂、因岩亭、忘筌亭，凡有一景可觀，無不留題以增其勝概，只恨沒一個同調的詩友，與之相唱和。”作為情性交融的文人雅士，白居易在遊樂於山水美景的同時，也不免有情性之托，以顯其浪漫情懷。正如小說中所說：“樂天因山山水水，日對着西湖這樣的美人，又詩酒西酒，時題出自家這般的才子，一片尤滯之魂那里還按捺得定，遂不禁稍稍寄情於聲色。身邊早蓄了兩個姬妾，一個叫做樊素，一個叫做小蠻。樊素善於清謳，每歌一聲，而齒牙松脆，不啻新鶯。小蠻善於飛舞，每舞一回，而腰肢擺折，勝似游龍。故樂天愛之特甚，日侍不離。”及至後來朝廷召他升遷京城時，白居易反而感到“喜少愁多”。其中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升遷榮辱，身外事耳，吾空為此？所以然者，吾心自有病也”。這裡所點明的，正是白居易對這種灑脫浪漫的文人生活的無限眷戀。

《西湖佳話》卷三《六橋才迹》中，還塑造了另一個號稱“風流太守”的一代風流才子蘇軾的浪漫形象。蘇軾最初被貶官杭州時，他甚至喜形於色：“我久聞得李邕侯、白太傅都在杭州留傳政迹，垂千古風雅之名，我今到杭州，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與李白二公配餐，豈不快心。”在杭州期間，蘇軾對西湖的景象更是“觀之不足，愛之有餘。政事稍有余閑，便不論晴雨，定要出遊，見山水風光，變幻不測，晴有晴有的風景，雨有雨的妙處，因喜而題詩”。作為一代風流文人，蘇軾不但流連於西湖之景，同樣也愛慕這景中之人。為此，“東坡政事之暇，便約一班兒的同僚官長、文人墨客，都到湖上來嬉遊。每船中分幾個妓女，任憑他撐到各處去，飲酒征歌，直飲到日落西山，煙霧迷蒙，東坡方教自家船上鳴金為號，聚集諸船。那些船聞得鳴金聲響，便一齊撐將攏來，聚作一處，又歌的歌，舞的舞，歡呼酣飲，或會於湖心寺，或會於望湖亭，直到一二鼓，夜市未散。眾妓華服騎馬，點着燈燭，乘着月

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临凡，纷纷逐队而归。”正因为如此，苏轼杭州时还得到了一个“风流太守”的美誉，由此可见其潇洒浪漫的浓浓情趣。

在“西湖小说”塑造的浪漫人物形象中，不但有像白居易和苏轼这样虽然在朝廷为官，但却性情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流才子，而且还有那些才高气傲不愿为官，而终日纵情于山水情景之间的潇洒文人。例如《西湖二集》中塑造的杨廉夫和甄龙友这类形象，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文人才子虽然也有济世之才和报国之心，但他们却更愿意去享受那种“寄情于山水，遣兴于书房的生活”，⁸⁾从而体现出更为潇洒自如的浪漫风格。

《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中描写的杨廉夫，本是一个富有才学、闻名天下的才子。故事中写道：“杨廉夫长大，胸中曾读数千卷书，诗词歌赋，落笔惊人，以此名闻天下，四方之士，慕名求见者，不计其数。得他片纸只字，便以为宝，若到江东，不见得杨廉夫一面，即以为缺典。就是王公贵人，也没这般贵重。”杨廉夫后来虽然曾经考中进士，但却因世道战乱而弃官回乡。在远离官场之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怀都寄托于山水之中，享受那种无尽的浪漫生涯。“遂遍游天下名山胜景，登天目、霁溪、九龙山，涉洞庭缥缈七十二峰，东抵于海，登小金山，遍穷山水之趣。”在遍游山水之后，杨廉夫发出这样衷心的感慨：“天地间的山水，此是从来第一部活书，人不读这部活书，却去读那几句纸上的死书，怎生有益？”在各处山水之中，杨廉夫尤其爱慕西湖山水之美。为此，杨廉夫特地来到西湖，“种绿萼梅数百株于其上，建层楼积书数万卷，日日在西湖游玩，无春无冬、无日无夜不穷西湖之趣，竟似西湖水仙一般”。最终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杨廉夫，是一个终生纵情于诗酒，整日笑傲于湖山之间的浪漫文人。在他的身上所展现的，完全是浪漫文人那种高雅脱俗与轻世傲物的性情特点和个性精神。

8) 徐伟萍，〈“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特征”〉，《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 纏綿悱惻的浪漫愛情

除情境和人物之外，“西湖小說”中創造的大量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同樣充滿了具有傳奇色彩的浪漫氣息，這也是構成“西湖小說”浪漫情調的重要因素。在這些愛情故事情節中，讀者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是真心欣賞杭州文化史上的浪漫傳說。”⁹⁾ “西湖小說”的大量作品中，《西湖二集》中創造的那些文人愛情故事題材尤為突出。特別是，這些文人的戀愛方式和愛情理想與一般話本小說中描寫的市民階層對自由婚姻的嚮往和追求也截然不同。例如，宋元話本“三言二拍”中關於市民社會的大量愛情故事，主要都是反映男女主人公對封建禮教和門第觀念的叛逆與衝擊，同時也表現他們對戀愛自主以及婚姻自由的嚮往和追求。而《西湖二集》中的愛情故事，則更多地繼承了傳統文言小說中那種郎才女貌、一見鍾情、吟詩填詞、私訂終身等更具有浪漫色彩的模式。

《西湖二集》中描寫的愛情故事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寫文人才子與窈窕淑女邂逅相遇而產生的愛慕之情。這類愛情故事中的情節雖然是浪漫曲折，但男女主人公最後大多能夠如願以償，終成眷屬。例如，《西湖二集》第十二卷《吹簫女誘東墻》中，寫書生潘用中元宵深夜對月吹簫，無意中打動了對樓黃府小姐黃杏春的芳心。此後，兩人通過傳詩送簡，愛慕之情油然而生。然而，正值二人熱戀之時，潘用中卻不得不隨父親外遷，致使一對戀人天各一方，結果兩人都相思成疾。後來經過媒人牽線撮合，方使得有情人終於成婚。在這則充滿浪漫愛情的故事中，潘用中與黃杏春在西湖不期而遇的一段描寫，更增加了整個故事的浪漫色彩。為了渲染兩人相會的情境，作品特地對西湖的景象作了一番描繪：“青山似畫，綠水如藍。艷杏夭桃，花簇簇堆成錦綉；柔枝嬌蕊，香馥馥釀就氤氳。黃鸝睨睨，紫燕呢喃，柳枝頭，湖草岸，奏數部管弦；粉蝶低徊，游蜂飛舞，綠子畔，紅花梢，呈滿目生意。紫驢馬被銀鞍寶轡，馱着白面郎君，向萬樹叢中，沫月嘶風，不覺光生綺陌；飛魚軒映綉鞦韆，駕着紅顏少婦，走千花影里，搖珠簇彩，自然雲繞《霓裳》。”在這如詩如畫的美景中，作品對兩人相會瞬間的細節描寫更為精彩：“話說那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

9) 韓南，《中國白話小說史》（中譯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p.209.

在西湖苏堤上游玩多时，忽然有数十乘女轿簇拥而来，甚是华丽。那时游人如蚁，轿子一时挨挤不开，窄路相逢，潘用中——看得明白，恰好就是黄府宝眷。看到第五乘轿子来时，正是楼上这位知音识趣的小姐。两个各各会心，四目相视，不远尺余。潘用中神魂如失，就口吟一诗道：‘谁教窄路恰相逢，脉脉灵犀一点通。最恨无情芳草路，匿兰含蕙各西东。’那时正值前后左右都是俗人，没有斯文士子在侧，所以潘用中得纵其吟咏，岂不是天使其便。吟罢，小姐在轿中微微一笑，那轿子也望前去了。”在这里，作者不但把大量吟咏西湖山水的诗词歌赋引入小说之中，而且还运用了散文语体来展示西湖美景。特别是，作者还把西湖的风光与爱情的题材结合在一起，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情与景的结合，“或是烘托环境气氛，为爱情描写营造浓厚的抒情氛围，或是表达人物心境感情，抒写出凄迷婉转的爱情故事，”¹⁰⁾ 都极大地加强了整个故事情节的浪漫色彩。

《西湖二集》第二类爱情故事的主要特点，是一种充满戏剧性变化和超越生死的至深之爱。其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往往都是一波三折、生离死别，但最后又能超越生死的隔阂而喜结连理。《西湖二集》第二十七卷《洒雪堂巧结良缘》中，写的就是这样一则奇特的浪漫爱情故事。故事中说道书生魏鹏和小姐贾云华自幼由双方父母指腹为婚，及至魏生长大成后拜访贾府，与云华两相悦慕。虽然贾母不愿女儿远嫁而试图赖婚，但魏贾二人两情相悦并以身相许。后魏鹏因故远离，云华则因相思过度郁郁而终。云华去世后，魏鹏守义而不娶。最后云华借尸还魂，与魏鹏终成眷属。在这则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男女主人公琴瑟相会，诗词传情的过程，刻意描写了这段爱情的浪漫，从而为最后的生死超越作了戏剧性的铺垫。其中，男女主人公首先通过琴瑟相会而建立起相爱的基础。“晚间小姐果然私走出来，到于东厢房，见魏郎道了万福，闲话片时，见壁上琴道：‘哥哥精于此耶？’魏郎道：‘十四五时即究心于此。闻小姐此艺最精，小生先鼓一曲，抛砖引玉何如？’就除下壁上这张天风环佩琴来，鼓《关雎》一曲以动其心。小姐道：‘吟猱绰注，一一皆精，但取声太巧，下指略轻耳。’魏郎甚服其言，便请小姐试鼓一曲。云华鼓《雉朝飞》一曲以答。魏郎道：‘指法极妙，但此曲未免有淫艳之声。’云华道：‘无妻之人，

10) 徐伟群，〈“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特征”〉，《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其词哀苦，何淫艳之有？’魏郎道：‘若非牧犊子之妻，安能造此妙乎？’”此后，两人又通过诗词应合而私订终身。“那时月明，小姐乘夫人睡熟，悄悄走出闺门来赴约，不意魏郎酣寝，酒气逼人，呼之不醒，乃怅然入室，取笔书绝句一首于几上道：‘暮雨朝云少定踪，空劳神女下巫峰。襄王自是无情者，醉卧月明花影中。’”题毕而进。天明酒醒，魏郎见几上这首诗，懊恨无及。自恨为妓秀梅所误，赧韵和一首道：‘飘飘浪迹与萍踪，误入蓬莱第几峰。凡骨未仙尘俗在，罡风吹落醉乡中。’”

在描写人世间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的同时，《西湖二集》中还创作了一些描写仙凡爱恋和人鬼情缘的更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这类爱情故事跨越了人间和仙境的隔阂，把爱情的真挚推向纯情的顶点，从而达到了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浪漫境界的极致。例如，《西湖二集》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中，说道邢君瑞于清明时节往西湖游玩，在弹琴自娱时与西湖女仙相遇。两人通过诗词应和而互生爱意，并约定五年之后结为姻缘。对此，故事中写道：“邢君瑞吟完，那女子面上喜孜孜一笑生春，深深的道个万福道：‘予心子意，彼此相同。我与君子本有宿缘，当为配偶，奈缘分尚远，当期五年，君来守土，相会于凤凰山下。君如不爽，千万相寻。’”五年后，邢君瑞再次来到西湖赴约的时候，西湖仙子也应约前来。于是，两人喜结姻缘，邢君瑞也因此得入仙境。对于这样一种美好浪漫的结局，小说同样做了精彩的描写：“话说邢君瑞月明之下，正在荷花中荡来荡去，忽闻得湖浦伊伊呀呀之声，遥见一美人领一青鬟，驾小舟映月而来，举手招这君瑞道：‘君瑞真信人也！’邢君瑞惊喜之极，急忙叫两舟相并了。那美人道：‘妾西湖水仙也，与郎君有宿世之缘，该为夫妇。千里不违约，君情良厚矣。’邢君瑞等候了五年，今日相见，怎生不分外高兴！急忙跃入美人舟中，美人叫青鬟开了船，荡入湖心，顷刻之间，人舟俱没。舟子并小厮大惊，忙报与邢太守。太守叫舟人在西湖中各处打捞尸首，十数日并无踪迹。后人常见邢君瑞与彩莲女子小舟游荡于清风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无时。远观却有，近视又无。方知真是水仙，人无不羡慕焉。”故事结局描写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神仙境界，更增添了这段凡人和水仙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

5. 结论

总体来说,“西湖小说”以西湖及其周围的山水风光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并在这充满诗意的山山水水中塑造出一批儒雅多情的文人形象,又在这些人物身上演绎出充满悲欢离合不同结局的各种爱情故事,从而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浪漫色彩。从整体而言,“西湖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景带情和情景交融的意境,最突出的风格就是贯乎其中的浪漫情调。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湖小说”的这种浪漫情调进行了分析。首先,“西湖小说”突出描写了那种以景托情的浪漫情境,并以这种情境作为故事展开的场景,为故事的情节发展提供隐喻性的暗示,并极力渲染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其次,“西湖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情性交融的文人雅士的浪漫形象。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像白居易和苏东坡这样在处理政事之余而纵情于山水之间的“风流太守”,也有那些远离朝堂而终日浪迹于湖光山色之中的文人才子。最后,“西湖小说”还创作了一大批缠绵悱恻的浪漫爱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相爱的过程大多借助于琴瑟相和或是诗词传情,而且能够超越生死的隔阂以及凡人与神仙的界限,因而更增添了作品的浪漫气息。

《参考文献》

- 周清源,《西湖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谈迁,《北游象·纪邮上》,中华书局,1997.
吴儂照,《莲子居词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陈美林,〈“拟话本西湖二集浅探”〉,《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胡海义、田小兵,〈“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理论月刊》2007年第8期
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徐伟萍,〈“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特征”〉,《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韩南, 《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 湖海士, 《西湖二集·序》,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6.
-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阿英, 《小说闲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刘勇强, <“城市的个性: 晚明西湖小说及其源流——兼论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 国学网, 2000, <http://www.guoxue.com/discord/1wty/csgx015.htm>.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iction, the “West Lake”fiction is a very special category named with a geographic sign. As a very famous kind of fiction, the scene depicted in the ficion, the characters shaped in the fiction and the polt created in the fiction are so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est Lake, which is very well known for its beautiful landscape. Since the West Lake is the most romantic landscap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literature works gestated from the West Lake culture should also be filled with the polychrome romantic sentimen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landscape committed by the sentiment, the characters with full affection and nature, and the love stories with lingering passion to explain the romantic sentiment with so much poetry and fantastic that expressed in the “West Lake”fiction.

Keywords : “WestLake” fiction, romantic sentiment

이 논문은 2009년 10월 29일에 접수되어 2009년 12월 04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9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